

实验思政：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黄欣荣 李 润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随着数智时代的来临, 思想政治教育迎来了建构实验体系、发展实验思政的新机遇。所谓实验思政, 就是以数智技术为基础, 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嫁接起来的中介实验环节。数智技术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实验的尝试, 已经为实验思政的建构铺设了可能性的道路。实验思政的建构既能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 又能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 还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 从而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实验思政可通过虚拟仿真、智能交互等技术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 突破传统经验依赖的局限, 实现价值观内化的精准干预与动态评估。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实验思政 思想政治教育实验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6)03-0052-07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6.03.004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在总结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40余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 理论上已经建构起比较完善的学科知识体系, 实践上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仍有一定的完善空间, 如理论与实践之间还缺乏作为中介的实验环节, 缺乏受控实验来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数据采集、理论检验和未来预测提供有效的科技手段。受控实验是一门学科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环节和手段, 但由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复杂性和难控性,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难以建立自己的受控实验体系, 由此影响了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当前, 得益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的发展, 人的思想、行为开始可以被数据

化和智能化测量, 并可以借助数智技术进行数字化、虚拟化的受控实验, 由此有必要将建构实验思政提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议事日程。^[1]

一、实验思政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实验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 它在科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早期的科学主要建立在自然观察和思辨猜想的基础上, 因此发展十分缓慢, 并且难以建立起严密的学科体系。自近代科学将科学研究建立在受控实验的基础上, 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部门学科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并顺利进入科学共同体之中。随后社会科学也纷纷仿效自然科学, 通过受控实验获取相关数据, 通过

[作者简介] 黄欣荣,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 19BKS076)。

让数据说话来建立自己的实验学科体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虽然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发展历程,但由于人的思想、行为的复杂性,在研究过程中很难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受控实验,难以深入把握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更难以获得思想和行为的过程、状态数据,因此只能靠观察、调研和思辨对研究对象进行定性、思辨的研究。

1. 何为实验思政

所谓实验思政,就是借助科学技术实验手段,让思想政治教育变成一个可观测、可控制的系统,并通过实验手段获得思想、行为的状态数据,通过控制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化来观测思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过程,以此认知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过程机理,开展效果评价。^[2]

实验思政的实验主要是指与自然科学实验性质类似的受控实验。“所谓受控实验,是指实验应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而不是以在不可控的偶然因素起作用时的观察或测试结果为依据。只要控制条件足够严格,任何人在任何条件地方用同样的条件和方法做同一实验,实验结果都能以稳定的几率再现。”^[3]因此,受控实验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实验可以根据研究目的进行预先设计,并且尽量使用技术设备来控制实验过程,用数据来反映实验过程所涉及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二是实验条件、实验环境、实验过程、实验目标都是可以控制的;三是实验的状态和结果是可观测、可重复的。实验思政中的实验之所以必须是受控实验,是因为它可以根据实验目标进行设计、调节和控制,可以进行重复性实验,实验结果可以被反复验证。正因如此,它可以满足科学研究对于数据采集、过程呈现、理论检验和未来预测等要求,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可变成一个可观测、可调控的过程。

2. 实验思政的必要性

首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呼唤实验思政。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缺乏实验这一重要的中介环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没有在实验基础上获得数据并在数据基础上建立理论。理论没有经过实验检验是否科

学、可行,理论的应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也无法进行仿真预测。这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从实践直接跳跃到理论,另一方面从理论又直接进入实践,缺少了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受控实验这一重要的中介环节。正因缺少受控实验这一中介环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往往出现脱节现象,理论难以真正指导实践,而实践也难以真正上升到理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呼唤实验思政这一中介层次的建构。

其次,数智技术呼唤实验思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之所以没有实验这一层次和环节,主要是在数智技术来临之前无法实现这个实验梦想,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研究的是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自主性、非线性和多变性等特点,因此较难被认知和把握。但是,随着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的思想和行为可以逐渐被数字化、模型化、智能化和虚拟化,思政实验不再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最后,新兴领域呼唤实验思政。进入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从线下逐渐扩展到线上,从现实世界拓展到虚拟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在不断扩大。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跟上数智时代的步伐,就会留下巨大的功能盲区。在线上虚拟世界中,网络舆情更加复杂,价值观渗透更加隐蔽,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又鞭长莫及,因此必须使用新技术、新手段。这也就倒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必须跟上数智时代的步伐,实验思政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转型的重要举措和重要环节。

总之,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实践经验要经过实验的反复观测和检验,只有经过科学实验的经验才能上升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层次,而个性化、碎片化的未经实验检测和验证的实践经验则无法上升到理论层次。理论在走向实践的过程中,首先要经过实验的检验,特别是经过实验思政的模拟仿真,观测其未来效果并进行实验效果评价之后才能够真正走向实践,这样实践的效果才具有科学的保证。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必要建立实验思政这一新的学科方向,

从而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

二、实验思政的可能性

建构实验思政需要具备诸多的建构条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建设经验,需要具备建构的技术条件,还需要有一定的经验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数智时代的来临及各种数智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以通过数智手段来进行模拟受控实验,从而为实验思政提供了可能的技术条件。

1. 实验教育学、实验心理学为实验思政建构提供了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教育学有密切的联系。上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拉伊和梅伊曼建立了实验教育学,从那时起,实验教育学就成为连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一门中介性的独立学科,而且深度融入教育学这一学科体系之中,从此教育学研究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用实验和数据说话,拉伊也因此被称为“实验教育学之父”。^[4]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心理学也有紧密的关联。心理学早已建立起独立的实验学科体系,通过实验这一中介把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实验心理学建立得比实验教育学还要早。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正式提出实验心理学这一概念,标志着实验心理学正式诞生,冯特也因此被称为“实验心理学之父”。^[5]此后,心理学研究开始崇尚实验,心理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和数据的基础上并接受实验的检验,心理学实践必须有心理学实验作为先导性基础。

教育学和心理学已建立了自己的实验体系,这一方面启发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即作为与教育学和心理学紧密关联的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应该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学科体系;另一方面,也为实验思政学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方法体系和内容体系的借鉴。这也就是说,教育学和心理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近亲学科,作为他山之石,为实验思政学科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法论借鉴,并奠定了内容体系的基础。

2. 数智技术为实验思政建构奠定了强大的技术基础

建构实验思政必须具备诸多的技术条件:第一,要有模拟人类大脑思维、思想和行为及其过程机制的相关技术;第二,要有读取人的思想、行为并将其转化为相关数据的技术;第三,要有展现人的思想和行为轨迹,使思想和行为可视化的技术;第四,要有能够模拟人类生存的复杂环境,并具备在模拟环境中预测人的思想、行为的技术。因此,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验化并不那么简单,在数智技术出现之前,这些建构条件基本上都不具备。随着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脑机接口、元宇宙等数智技术的兴起,建构实验思政才逐渐具备了相关的技术条件。^[6]

大数据技术为实验思政奠定了数据基础。实验思政的建构首先要有实验数据,但人的思想、行为由于其复杂性,过去难以进行数据化呈现,但大数据技术的兴起让万物皆可数据化,人的思想、行为的数字化、数据化不再是难事。脑机接口技术更是可以将大脑信息变成方便处理的数据,这样人的思想、行为就成为可以测量的参数。有了思想、行为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就成了一个可观测的系统,这就为实验思政奠定了扎实的数据基础。人工智能为模拟刻画人的思想、行为提供了技术模型。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主体性、非线性、随机性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具有“黑箱”性,但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则为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打开了一扇认知的大门。人工智能本来就是用电子元器件及其运行过程来模拟人类的大脑结构及其思维功能,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人工智能的结构与人类大脑结构虽不完全相似,但其功能的实现方式已经越来越逼近人类的思维方式,这就为人工智能模拟人的思想、行为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技术模型。早期的人工智能重点模拟了人的推理演绎能力,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重点模拟了人的归纳生成能力,这样归纳和演绎这两种人类最重要的思维能力皆被人工智能所模拟和掌握。反过来,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认知人的思维,通过智能体的思维方式来认知人的思想和行为。虽然难以进行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受

控性实验,但我们可以通过智能体的思维过程来模拟、分析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样思想、行为的受控实验就可以通过智能体的受控实验来模拟实现。

虚拟现实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实验思政的可视化提供了技术工具。人的思想看不见、摸不着,而实验离不开可观察、可控制的变量,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无法观察、刻画人的思想,而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则为模拟、观察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手段。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将模拟人的思想活动的数据呈现出来,可以把人的思想活动过程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人的思想活动就可以被观察、跟踪、测量,原来看不见、摸不着的思想活动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信息轨迹,使思想活动实现可视化,针对思想活动的实验观察也就变得可能。

元宇宙时代的开启为在数字世界里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提供全景、沉浸、交互的技术条件。元宇宙技术是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各种技术的综合,它能够把现实世界转换为虚拟世界,让人们可以在现实与虚拟之中沉浸和交互。这样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因素都可以投射到虚拟世界之中,并在元宇宙的世界中认知人的思想活动,从虚拟人的思想活动中探索现实世界中人的思想和行为。不久的将来,元宇宙将成为探索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佳实验室。

3. 思想政治教育实验探索为实验思政建构提供了经验积累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设立以来就一直在探索实验的可能性,如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中总结了调查方法、观察方法、访谈方法等,并进行了诸多实践尝试。只是由于缺乏对人类复杂思想进行受控实验的技术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才不得不放弃实验建构。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已经开始初步的实验尝试,只是还没有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实验思政罢了。这些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验为实验思政的建构奠定了扎实的经验基础。比如,北京理工大学利用AI、VR/AR等数智技术,将校史馆、航天馆进行数智化呈现,打造可以沉浸式参

与的“场馆中的思政课”,将火箭研发和试车等涉及的抽象理论利用虚拟数智化、具象化的“大国重器实验场”展示出来,从而将思政课变成可体验、可沉浸、可互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验,让思政课从抽象走向了具体。^[7]又如,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外制度比较思政课重点实验室”,利用VR技术模拟联合国会议及其决策过程,在虚拟现实的政治博弈中沉浸体验我国政治、文化的强大魅力,从而让“四个自信”从抽象道理转化为具身体验。^[8]有些高校利用VR技术制作了虚拟长征场景,学生佩戴VR设备“重走”长征路,在动态风雪环境中体验搀扶战友、飞夺泸定桥等历史场景,通过身体感知强化精神共鸣。还有些高校利用VR技术打造出党史“时光隧道”,通过360°环幕还原党的一大、延安窑洞等历史场景,配合感应橱窗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丰富内涵。这样,通过党史教育的实验解决了历史教育的“时空隔阂”,将抽象精神具象为可交互的感官记忆。可以说,这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所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验,从某个侧面或利用某种技术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实验的可能性,是实验思政的先行探索,它们虽然还不太系统,而且没有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构的视角和层次来进行探索,但这些实验探索仍然为实验思政奠定了实验基础。正是有了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实验的先行探索,才激发了实验思政学科建构的动力,同时为实验思政的建构积累了直接的经验。

三、实验思政的学科定位

实验思政的建构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那么它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究竟应如何定位?我们可以从学科目的、学科性质、学科边界和学科意义这几个方面来刻画实验思政的学科定位。

1. 学科目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补充和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特别是处于价值观可塑期的大中小学生。从广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就是教育者通过思想道德内容来影响、塑造教育对象的精神世界,规范其行为,最终

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立以来,虽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学科群,但仍然缺乏自己的实验体系。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为更好地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实验思政逐渐兴起。实验思政是数智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补充、完善,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内的新兴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其他学科一样,都是研究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及其变化规律,只不过它是应用最新的数智技术,并且从实验(特别是受控数智实验)视角来研究、探讨而已。

2. 学科性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受控实验

虽然实验思政的研究对象也是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状态及其变化规律,但它有自身的学科特点,那就是它属于实验学科。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要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规律和实践应用,虽然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中有时也会开展观察、调研、访谈等具有实验性的活动,但在开展这些活动时,教育对象都处于非受控状态,因此严格来说这类活动都不属于科学实验。数智技术的出现,克服了对教育对象无法进行受控实验的局限,我们可以通过智能体来模拟教育对象,通过数据来模拟人的思想、行为状态,从而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开展科学实验即受控实验的要求。实验思政就是通过数智技术手段来模拟教育对象的思想状态、刻画思想转化机理、思想变化过程和评估行为效果等,通过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映射关联来实现数智实验和真实效果之间的投影,从而用数智虚拟手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控实验。因此,从学科性质来说,实验思政是一门实验性的学科,该学科通过数智实验模拟人们真实的思想和行为及其变化规律,以此来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实验手段或环节上的不足。

3. 学科边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实验思政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其他学科的边界在哪里?学科之间如何分工?按照钱学森的观点,一个学科体系从下到上应该分为四个层次,即实践应用、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哲学桥梁,最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9]这就是说,在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之间应该还有一个联

系理论和应用的中间层次,它把纯粹的理论与其具体的实践联系起来。在自然科学学科中,钱学森认为这个中间层次就是技术科学。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对应于自然科学体系的这个中间层次是什么?以往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基本上是直接联系的,中间没有中介学科,即理论直接应用于实践,没有经过实验检验、验证、模拟、评估等环节,而实践到理论也是直接从经验跳跃到理论层次,缺少实验数据、建模、检验等环节。实验思政运用数智技术的建模、虚拟等手段建构起类似技术科学这个层次的学科。因此,实验思政从边界来说,它是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通过它把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并把两者之间的联系机理揭示得更加清楚。这就是说,实验思政并不是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也不是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工作,而是填补两者之间的空白区域,让两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清晰。

4. 学科意义: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思辨范式转向实证范式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由于难以采集数据,长期以来主要靠思辨来建构、研究和应用,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建立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会通过调研、抽样等方法来获取数据,但这些数据不能满足受控实验的条件,无法满足可重复性的要求,因此无论是研究还是应用,思想政治教育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数据化,难以用数据来揭示教育对象的思想转化过程和行为变化效果,更无法精准预测其未来思想和行为的轨迹。于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只能采用思辨方法,无法满足可观测、可控制、可重复的受控实验要求,因此难以实现科学化。实验思政利用数智技术开展受控实验,即用人工智能技术模拟人的思维模式,用数据刻画思想政治教育自变量的输入状态、中间转化过程的演变状态和输出的思想、行为状态,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条件、过程都可以调节和控制,而且可以重复实验和观测。因此,原来无法科学观测、无法人工控制、无法重复实验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通过数智技术的模拟转换,变成了可以观测、操控和重复的科学实验。通过实验思政实现数据化、实验化,

从而推动实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由此从以往的思辨研究范式转向实证研究范式。

四、实验思政的建构路径

实验思政这门新兴学科究竟怎么来建构?我们必须找到建构的具体路径。要建构一门新学科,会面临着诸多困难,需要做许多的工作。在此主要从学科体系、实验内容、模块开发、师资队伍等方面来探索实验思政建构的基本路径。

1. 建立实验思政学科体系

在以往的思想教育学科体系中,没有实验这个环节,自然也就没有实验思政学科的位置,因此要建立实验思政学科,首先要调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增设实验环节,让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理论—实践”的两层次结构变成“理论—实验—实践”的三层次结构。也就是说,要从重构学科结构体系开始,让实验思政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使其获得合法的学科地位。有了合法的学科地位后,最为重要的是搭建实验思政的学科构架,编写奠基性、示范性的专著或教程。实验教育学、实验心理学都是从提出学科概念开始,然后探索性地出版相关的学术著作。虽然实验思政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学科体系和专著教材,但我们可以向自然科学学习,因为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已经有了成熟的实验体系,更可以向实验教育学、实验心理学等临近学科学习,确定实验思政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和基本案例等,建立实验思政学科架构。

2. 确立核心实验内容

要建构实验思政学科体系,最重要的是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从学科定位来看,实验思政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教育对象的智能化观测实验,即解决研究对象的数字化及其数据采集问题;第二,思想转化的智能化模拟实验,即解决教育对象的思想模型及其思想转化过程的智能模拟和可视化问题;第三,教育效果的智能化检验实验,即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数智检验与评价;第四,未来思想的智能化预测实验,即对教育对象未来思想的预测

与检验。这四个方面的实验思政最基本的内容。

教育对象的智能化观测实验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走向实证化、科学化的关键,而受控实验正是采集数据的最有效手段。教育对象的初始思想状态如何?接受的思想教育如何实现量化呈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之后思想变化的状态数据如何?这些以往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今可以通过智能模拟和智能采集来获取关键的状态数据。

思想转化的智能化模拟实验是实验思政的关键内容。人脑是一个思维“黑箱”,人的思想及其过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以往没法像其他学科一样打开“黑箱”,更无法追踪思想的涌现生成和演化发展的过程。如今借助人工智能模拟人的大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Sora等文生图技术以及VR、AR等可视化技术,可以通过虚拟技术手段模仿人类思想的生成涌现和发展转化等变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可视化观测和控制。虽然人工智能体与人类大脑还有巨大差异,但我们可通过数智模拟实验了解人类思想的思维、转化过程及其规律。

教育效果的智能化检验实验是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及评估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环节。任何理论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以往存在无法检验的难题。数智时代的各种数智技术可以全程记录、保存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数据,再通过数据建模、分析来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假设的正确性。当然,数智化实验更重要的是通过模拟技术与模拟数据的收集、分析来反馈效果,达到检验和评价的目的。

未来思想的智能化预测实验是预测思想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是防范未来风险的重要工具。预测未来、防范风险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我们以往只能靠猜想,没法准确把握。数智技术利用以往的实验数据或行为数据,建构模型、模拟仿真,可精准预测未来思想轨迹。有了思想和行为的未来走向数据,加上风险分析,就可以提前预判,做好风险防范和干预。

3. 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模块

实验思政除了填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空

表 思想政治教育实验应用模块

实验模块类型	核心技术	育人焦点	典型场景案例
VR 历史沉浸类实验	虚拟仿真/体感交互	精神共鸣	长征体验舱
剧本角色扮演类实验	分支叙事/决策树	价值辨析	红色密战剧本
AR 实景研学类实验	空间定位/图像识别	文化解码	古田AR导览
专业课程融合类实验	操作仿真/伦理算法	知行合一	生态保护虚拟仿真实验
跨域社会实景类实验	云端协作/数据可视化	社会责任	云端助农计划

白之外，还能够在思政课教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互动、可视等功能，让思政课也能像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一样，实现理论和实验的互动互补，从而让理论具有可操作性。思想政治教育实验要在思政课中发挥作用，就要打造便捷式、通用性的实验模块，这样才可以在思政课中推广应用。通过整合已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验，可以打造如下五大类针对思政课的实验模块：VR 历史沉浸类实验模块、剧本角色扮演类实验模块、AR 实景研学类实验模块、专业课程融合类实验模块和跨域社会实景类实验模块（见上表）。这五类实验模块通过“技术—场景—主体”的深度耦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灌输”走向“具身认知”，其核心突破在于以数智化重塑教育关系的生成方式，由此历史不再被讲述而是被经历，价值不再被教导而是被发现。

4. 培育新型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关系到实验思政能否最后落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师一般都是文科出身，更多地关注经典文本研读、前沿文献阅读，在实践方面最多只是开展调研、访谈等非控制性实践活动，对实验特别是受控实验不熟悉、不擅长。因此，培育新型师资队伍是推动实验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实验思政的师资队伍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培育：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师的转型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教师除了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知识丰富之外，必须加强对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技术、脑机接口、元宇宙等数智技术的学习，并能够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科建设中。二是引入技术型交叉人才。要适当引进数智技术方面的人才，使他们成为实验思政的建设者。三是培育新型复合人才。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人

才，应该加强数智技术能力的培养，使他们成为思想政治素质和技术都过硬的复合型人才。四是与数智技术研发机构合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走出去，与数智技术学科及其他实验学科开展紧密合作，向其他实验学科学习，进而与数智学科人才合作开发实验思政模块。

参考文献：

- [1] 代玉启，罗琳.实验思政：思想政治教育调查研究的新形态[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 [2] 黄欣荣，曹贤平.元宇宙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3] 金观涛，刘青峰等.问题与方法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72.
- [4] [德]W.A.拉伊.实验教育学[M].译者：沈剑平，瞿葆奎.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7.
- [5] 郭秀艳.实验心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5.
- [6] 黄欣荣.计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及理论建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
- [7] 王征等.从铁甲到月壤，“场馆中的大思政课”在文博中心开讲！[EB/OL].(2025-05-20).
<https://www.bit.edu.cn/xww/zhxw/dxwh/cfbd4181bddb41cab063dc3216d221af.htm>.
- [8] 尹思源.在“实验室”上思政课是什么体验？[EB/OL].(2024-09-20).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798994.html>.
- [9] 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13-115.